

因为我不得不在母亲的热牛奶里下药
因为我邻居般的父亲
因为我惨遭横死的妹妹
因为我处境微妙的哥哥
因为我的何阿姨已经无法离开心脏病监护病房



池莉 / 著

因为我的床寂寞地空着
因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……



I247.5
629+6

2007

因为我不得不在母亲的热牛奶里下药
因为我邻居般的父亲
因为我惨遭绑架的妹妹
因为我被偷走的哥哥
因为我何时都无法离开心脏病发作的痛
因为我的床寂寞地空着
因为这是一个人的秘密……

所以

池莉 / 著

· 人民文学出版社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所以/池莉 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7.2
ISBN 978-7-02-006013-9

I. 所… II. 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06482 号

责任编辑:胡玉萍 装帧设计:刘 静
责任校对:杨益民 责任印制:张文芳

所 以

Suo Yi

池 莉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68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17.5 插页 6

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00000

ISBN 978-7-02-006013-9

定价 26.00 元

1.

请相信，作为女孩，我特别想做一个好女孩。

作为女人，我也特别想做一个好女人。

撇开所有外界因素，就我个人的愿望和动机来说，都是良好的。

事实上，多年以来，对于生活，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爱情、家庭、事业等各个方面，我都是全力以赴的，也都是煞费苦心的。然而，大大小小的结果，似乎都不美妙。因为，我实在无法想到，生活会有这么多因为。

不过，我不会轻易承认这些结果。我坚信，只要我生命不息，所有结果都是过程。我会不屈不挠的。我可以郑重地，把手放在我的前胸，我的心脏部位，我良心所在之处，对天，发誓。

所以。

2.

感谢老天爷成全，我似乎天生就是个好女孩。

我出生在哥哥和妹妹之间。这样，我既没有冒头功，争夺头男长子的荣耀。也没有邀宠撒娇，成为娇滴滴的小女儿。我是三个孩子之中的老二。出生之前，也没有让父母精心准备，出生之后，连名字都是民警小何给取的。并不是我自己夸奖自己，是我们彭刘扬路的街坊邻居，看见我就会感慨万千，就要议论，就要夸奖。

他们说：这孩子真是省心！连名字都是小何取的，转眼自己就长大了！

他们说：看看，这孩子，小不丁点的个子，都会自己背着书包上学了！

就是这样。我们彭刘扬路的街坊邻居，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一口感叹和夸奖的语气。于是，我便乖巧地张开小嘴，可着嗓门，一溜地叫过去：爷爷好，奶奶好，叔叔阿姨好。在街坊邻居的善意里，我总是一副笑笑的模样，按住拖在屁股底下的书包，在我们彭刘扬路，跑来跑去。

我们彭刘扬路是小街，大路。一头跑出去是阅马场，一头跑出去是繁华大街。繁华大街的好玩自不必说。阅马场的好玩，却是一般孩子无法想像的。阅马场是历代练兵习武的校场，有清军绿营兵的营房，有现在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（我们简称红楼）。试想一下：大广场，点将台，巍峨红楼；红楼背后就是蛇山，爬上蛇山，一口气就冲上了黄鹤楼。

最好玩的游戏就是武昌起义，场面盛大无比，孩子越多越好，有无数乌合之众纠集。大家的胯下坐骑，有扫帚、拖把和树枝。我们骑着各自的“战马”，从每条街道口跑出来，在阅马场横冲直撞，举刀扬鞭，嘴里哇哇大叫，有人呼喊暗号，有人呼喊“打倒满清！”有人呼喊“起义了！起义了！”也有许多

孩子，从来不曾认真看过纪念馆介绍，一点不懂我们是在终结清王朝，乱喊什么“打鬼子！除汉奸！”或者“蒋匪帮不投降，就叫他灭亡！”我们的游戏，之所以特别好玩，主要是有故事情节。有人扮演湖广总督瑞澂，他要仓皇又要狼狈，携家带口，哭哭啼啼，逃上江边停泊的兵舰。有人扮演黎元洪，他要在桌子底下发抖，被革命军拖出来，拥戴为起义军政府首领，他还需要有大惑不解和受宠若惊的夸张表情，让所有人哈哈大笑。然后，游戏进入高潮，所有孩子们都变成革命党人，聚集在阅马场，举行祭天大典。我们用能够找来的各种替代品，设香案，燃燎火，陈玄酒，授旗授剑，鼓乐齐鸣，三军举枪，三呼万岁，黎元洪则代表孙党（孙中山），对天发誓：要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。游戏是那样地激动人心，如此使人沉醉和迷恋。一旦开玩，我就会进入创造中国历史的感觉，陶然乐然，完全忘乎所以，回家晚了挨打受骂，也在所不惜。

我哥哥叶祖辉，生得团头大脸，虎气赳赳，又是我们彭刘扬路的孩子王，他就经常扮演黎元洪。尽管叶祖辉很不情愿躲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，但是历史事实就是这样：作为清朝高级将领的黎元洪，必须首先害怕革命军，然后意外地成为革命军首领。因为当时唯他的社会地位最高。革命一夜成功，大家都措手不及，孙中山先生以及同盟会主要领导皆不在现场。历史总是需要名人的。反叛清朝，领导起义，召号全中国，这也是要有资格的人才能说出口的大话。

我呢，坚决不做瑞澂的家眷，我宁愿女扮男装，扮演起义新军。如果我们的时间富余，游戏从10月9号深夜开始，我就会扮演彭刘扬三位烈士中的任何一位。（三位的照片都十分英俊！）彭刘扬三位革命党人，在10月9号深夜被捕，10月10号凌晨被瑞澂斩首。斩首是如此壮烈，面对瑞澂一伙满清

朝廷命官，我要慷慨悲壮地大声说：“要杀就杀，何必多问！”我还要说（只要时间允许）：“我就是革命党！你们满人奴役我们四万万汉人，我就是推翻你们！杀吧，杀吧，你们的末日就要来临！”（这些豪言壮语，都真实地记录在红楼里面，一次次游戏使我得以倒背如流。）不过马上，我死而复生了。在我被斩首的当天下午，起义军打响了第一枪，我立刻化身为成千上万新军中的一位，跃马横刀参加战斗。我酷爱追击瑞澂的太太小姐们，从蛇山到黄鹤楼，再从黄鹤楼俯冲下去，呼啸着直奔江边。一群娇滴滴的女孩子，一边逃命，一边回头讨饶。

我们彭刘扬路，就是这样一条英俊的路，一条被革命先烈鲜血照亮的路。我深深眷恋我们彭刘扬路，其实并不因为我的家在这里。

我们彭刘扬路的街道两旁，有高大的梧桐树。每棵梧桐树身上，都有数不清的伤疤和名字。有些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。有朝一日，他被更厉害的孩子揍了，更厉害的孩子就有权利把弱者的名字划掉，刻上自己的名字。我哥哥叶祖辉的名字，一直在这两排梧桐树上此消彼长，生生灭灭。不过他总是比较厉害的，几乎总有一棵树属于他。

我不这么做。我是女孩子。是一个比同龄人更为瘦小的女孩子。女孩子打不赢男孩子。不过我有哥哥。只是我不愿意用削笔刀在梧桐树身上雕刻。亲眼看着梧桐树渗出汁液，然后溃烂，结疤，我的心里会很难受，我的手会发抖，眼泪会涌出来。

我不伤害树木，我是一个好孩子。

叶祖辉说：狗屁！

有一天，父亲终于听见了叶祖辉的“狗屁”。他严肃地批

评了叶祖辉，热情地肯定了我的观点和行为。我意外地看了看父亲，清晰地看见了他的脸。这是父亲给我的第一个深刻印象，此前我叫他爸爸，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，我熟悉他的大致模样，但是他的脸，在我这里，从未如此清晰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父亲更是叶祖辉的。因为我父母，显然对他们的长子更重视和更亲昵。我们彭刘扬路的街坊邻居，都看在眼里。

被父亲严肃地批评了这么一次，叶祖辉转身就在一棵梧桐树上，刻了一条标语：打倒叶和贵（父亲的名字）。还在另外一棵梧桐树上，刻了一个下流图案。我发现以后，叶祖辉发誓说那不是他刻的。可是我知道，那肯定是他刻的，我认识他的笔迹。

“是你刻的就是你刻的！我绝对不会告诉爸妈。我绝对不会打小报告。”

“我打。”叶祖辉傲慢地说。

“你欺负我。你以大欺小。”

“不错。可这是历史规律。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我想你完全服从我的命令。”

我说：“办不到！要杀就杀，要我完全服从办不到！”

我跑开了。这是我们兄妹之间的第一次原则性决裂。当时给了我极大的愤怒和恐惧，若干年之后，记忆给我带来快乐和欢笑。但是，在愤怒恐惧转化成为快乐欢笑的漫长过程中，青春逝去，生活是那样地难以捉摸。

还好。还好。经过我年复一年的痴痴的观察，我发现，我们彭刘扬路的梧桐树，并没有因为被刻上人的名字、口号标语和下流图案而死去，度过寒冷萧瑟的冬天以后，每个春天，它

们都会迅速长出新鲜的树叶来，这是一定的。这种一定，极大地安抚了一个小女孩的恹惶，就像我清晰看见父亲面容那样，我清晰看见了我们彭刘扬路。而我儿时的世界，我赖以生长的阳光空气和水，实质上并不是我的家，正是我熟悉的街道。

我们彭刘扬路上走汽车，更多的是走自行车和板车。板车都是在搬家，送煤，运砖头，石灰和黄沙。运黄沙的时候，板车需要上围子，围子是苇子编的，苇子肯定漏沙。漏沙非常有趣，粉末状的细沙淅淅沥沥地滑落，无声无息，完全是指引跟踪的秘密信号。我们跟踪沿路的沙子，就可以知道，我们彭刘扬路谁谁家在修房子，哪个单位在修院墙，哪个公共厕所的男女间隔墙，大约被哪个小流氓掏了一个洞。任何修补，都是有原因的。每个原因都是故事。每个故事，都有令人惊讶或者咋舌的情节，我们孩子们的私下生活，就会有趣很久，很久。

自行车是身份和经济实力的象征。我父亲曾经有一辆载重自行车，上海永久牌，名牌，锃亮，骑行轻快。他总是骑在锃亮的自行车上，去胭脂路的碾米厂上班。经常的，我母亲会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和我父亲一道去上班。我父亲是胭脂碾米厂党支部书记。我母亲是胭脂碾米厂副厂长（人们也叫她技术员）。我父亲穿着干净整齐的中山装，稳稳驾驶自行车，神气得跟飞行员差不多。我母亲则雪花膏搽得香喷喷，面带矜持笑意，斜挎小包，手扶我父亲臀部下面的座板，穿着黑亮皮鞋的秀气小脚，好看地扭绊在一起，脚不沾地地滑行。他们，我的父母，吸引了我们彭刘扬路上的多少目光啊！

后来，自行车没有了。我母亲的说法是：“借给大舅了。”迫于街坊邻居的窃窃私议，我秘密地质问了父亲。父亲的说法

是：“卖掉了。”父亲说：“因为我们家的经济遇到了暂时的困难。”

而人们的窃窃私议则是：叶和贵胡翠羽家的自行车被造反派没收了。我父母叶和贵胡翠羽夫妇，也是彭刘扬路人们嘴里故事，就像别人家是我们嘴里故事一样。

可是我们家的故事，却更为凄惨和屈辱。人们说：文化大革命深入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，原本只是靠边站的胡翠羽，被碾米厂的工人造反派清理出来了，彻底打倒了，她以前参加的那个民主建国会，并不是她自己说的那么好听，说白了其实还是一个党派。本来我们国家就有共产党，他们还成立党派，这不是企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吗？这个党派实际上就是反动资本家的老巢。胡翠羽的父亲，那个已经去世的老资本家，就是民建会员，他把自己的女儿也发展进去了。父亲坑了女儿了。所以，胡翠羽被撤职了，打成反动技术权威了。工资停发了，家里自行车充公了，家里收音机充公了，黑亮的皮鞋也被抄家抄走了。叶和贵娶了这么一个女人，真是运气不好。他自己的家庭成分是苦大仇深的贫农，参加革命那么早，堂堂的中共党员，党支部书记，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，个人表现优异，已经通过了被打倒阶段，刚刚被结合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里，因为老婆的牵连，又被入了另册。现在他得养活三个孩子，一个老婆，还有自己的父母和瘫痪的岳母。哎呀，叶和贵真是惨了！这家人真是惨了！这胡翠羽也是，父亲早死了，家产也充公了，碾米厂也捐献了，共产党还宽大为怀，让她留在厂子里当干部，这个女人，干吗要亡我之心不死呢？这不又是坑自己的后代吗？

我被自己家的故事吓坏了。我暗自哭了一场又一场。最后，我还是只好求助于我哥哥叶祖辉。我把他拽着，一直跑到

江边的荒芜地带，躲在一座沙堆后面，向他哭诉了我们家骇人听闻的故事。我们的父母正在坑害我们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

叶祖辉，大我四岁的哥哥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力量。原来他早就知道一切。原来他一直在看碾米厂的大字报。原来他还经常跑到汉口看大字报。原来他在武汉三镇到处游荡，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了如指掌。面对我们家的情况，他早有准备。我的求助，使他顿时高大和英雄起来。

叶祖辉说：“你这个傻子！这有什么了不起呢？文化大革命几年了，被打倒的人多了，又不光是我们的父母。中国的大走资派和湖北的大走资派，根本就轮不到我们的父母。自行车和收音机被抄走了有什么奇怪的呢？被抄家的人多了，被抄走的东西也多了，我们家还算好的呢。当然，你还是一个小孩子，字也认不了几个，又傻里傻气，不懂党史和历史，看不懂大字报，毛主席发动的这场伟大革命运动，我谅你也无法理解。不理解不要紧，小傻子，不要听那些大惊小怪的背后议论！不要哭哭啼啼！”

我哥哥叶祖辉，一边挥动柳树条，当做皮鞭抽打看不见的敌人，一边老练地教导我：“你知道吗？革命就是这样的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从容不迫，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。”

叶祖辉开始在我眼里闪闪发光，我是那么佩服地望着他。他和他身后的长江融为一体，是那樣的雄浑博大和充满力量。叶祖辉，仅仅比我大四岁，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所有的问题，而且充满乐观和信心。就是我父母，他们都做不到，他们整天垂头丧气，面如死灰。

叶祖辉说：“民建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我说了你也搞不懂。当然，我知道。民建就是一个民主党派。不错，首先是外公参加的，后来妈妈也参加了。这是一个光荣你知道吗？一般人还参加不了你知道吗？民主党派应该不是反对共产党的。具体到民建，那也难说，现在的革命，就是查这个事情嘛。

“我们的妈妈，我是相信她的。你看见了，她有多么热爱毛主席。对！我们的父母都是无限热爱无限忠于毛主席的。你我都亲眼看见，我们家吃饭之前，他们都要带领我们向毛主席请示汇报。谁会不热爱毛主席呢？谁又不是傻子！”

“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也不要害怕。虽然我们都没有资格参加红小兵，我们同样可以无限忠于毛主席。这就是时代对我们的严峻考验。我们要经受得住革命的考验。你还小，你就安心等着吧，毛主席党中央会给爸爸妈妈下结论的。将来，如果他们不是阶级敌人，我们就依然承认他们是我们的父母。如果他们是阶级敌人，我们就和他们划清界限。毛主席说过：出身不由己，道路可选择。事情并不复杂。你这个小傻子！”

一轮夕阳，又大又圆，火样的红，在长江下游，慢慢滚落。我们兄妹，从长江边荒凉的沙堆后面，走出来。晚霞的余晖中，叶祖辉牵着我的手。我安心了。我们是一对革命兄妹。我们在接受革命的考验。我们与他们（父母），只是暂时生活在一起。我们在生活中默默观察他们。将来会有一个抉择。事情并不复杂。叶祖辉会带领我。

从这一天开始，我和我哥哥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。我们的决裂，我并没有忘记。但是不用多说，叶祖辉占了绝对上风。后来，许多日子以后的一天，我在彭刘扬路公共厕所的女厕所里，发现了眼熟的下流图案，这次是更下流的：图案把男女的

私处对在一起。

我没有嚷嚷。没有质问叶祖辉。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只是偷来老师的粉笔，痛苦地涂掉了下流图案。我宁可包庇叶祖辉。我不能失去我的哥哥了。

春天到了以后，很快就是夏天。人们每天都从一条条小巷走出来，汇集到彭刘扬路，然后，朝这边走，或者，朝那边走。永远，总是，会有一群人：老头、老太和怀孕的阿姨，聚集在为民巷的巷子口。老头看报纸，争论革命形势的发展动态，制作和修理凉鞋、拖鞋、木屐，为布鞋底子钉上车胎橡胶，还修理雨伞。老太们编织毛线、缝缝补补、择菜，芭蕉扇在不停地摇动，摇动。

刘太婆用他们家自制的推车，叫卖雪糕冰棒。彭老太卖凉茶，两分钱一杯。大肚子阿姨就是坐着，望着街道，什么也不用做。大家，所有人，街坊邻居，都会不停歇地拉家常。

叶紫！人们亲热地叫唤我：叶紫！叶紫！

叶祖辉不屑一顾地大步走掉了。人们不叫唤闷头闷脑的男孩子。我停留了下来。

太婆们说：“叶紫，来，把手放在阿姨的大肚子上面，摸摸。”

我便把手掌摊开，轻轻放在阿姨硕大的肚皮上。

“叶紫，你看是弟弟？还是妹妹？”

我说：“弟弟。”说完又犹豫了，马上又说：“妹妹。”

人们快乐地笑起来。说：不管是男是女，反正让叶紫摸摸都会大吉大利。

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隔着肚皮摸了这些弟弟或者妹妹，他们就会大吉大利呢？人们七嘴八舌地说：因为你命贱啊。命贱

的孩子就命大。命大的孩子就好养。养活了将来就有后福啊！

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命贱就命大呢？又，什么是后福呢？

我的问题又让人们十分快活。人们说：叶紫这个小孩子，硬是有趣，喜欢打破沙锅——璺（问）到底。

人们把我揽过去。给我一只小板凳坐下。替我梳理乱糟糟的头发。还替我钉上缺失的衣服扣子。太婆们从她们自己的针线箩里找出同样的扣子，缝在我的衣襟上。一边缝一边说：造孽啊造孽！她们俯身咬线头的时候，鼻息会冲在我的胸口，很是痒痒，我忍不住，就会吱吱地笑。

叶紫，你大舅借走的自行车还回来了吗？

我说：没有。

你们家的收音机在家里吗？

我说：不在。

你妈妈在家里做什么？

带妹妹。还要去大舅家照顾外婆。

你妈妈在家里偷偷地哭吗？

哭。

你爸爸呢？

不哭。

他们吵架不吵架？

有时候吵，有时候不吵。妈妈吵，爸爸不吵。

人们叹息，唉，造孽啊造孽！人们抚摸我的肩膀。刘太婆送给我一支冰棍，吃吧孩子！

我哥哥叶祖辉已经给了我把握。我有责任为我们家的故事进行一些解释了。我认真地告诉这些好心的人们：“我爸爸不会和我妈妈离婚。我妈妈不是阶级敌人。我爸爸更加不是。我外公也不是阶级敌人。我外公在他去世之前，把家里的三十两

黄金都献给政府了，政府表扬他是红色资本家。红色就是好人。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我们家所有的事情都调查清楚。革命就是这样的，会有暴烈行动。但是最后，毛主席党中央会下结论，我们等着就可以了——最后，我请你们替我保密，这不是小孩子应该在外面说的话，如果碾米厂的造反派知道了，我就会被抓去游街和批斗。”

哎呀！人们惊叫：叶紫好会说话呀！叶紫长大了呢！叶紫真是一个好孩子！啊呀！好厉害！好懂事啊！人们纷纷应承，保密保密！大家说：我们都要替叶紫保密！

我安心了。在家里，只有我哥哥让我安心。在我们彭刘扬路，街坊邻居们让我安心。放学回家之前，我总归要在为民巷口厮混很久。我要在这里，把我惴惴不安的心，彻底安定下来。

我坐一只小板凳，伏在刘太婆的冰棍箱上写作业。有人来买冰棍，我就赶紧把箱子的盖子揭开。我还会建议来人买奶油雪糕，因为奶油雪糕更好吃，尽管它是一毛钱一支，而冰棍只要五分钱一支。俗话说，便宜无好货，好货不便宜。经常有人会被我说动。刘太婆当然十分喜欢我在她箱子上写作业。她说我是她的福星。天色渐渐晚了下来，接近黄昏了，彭刘扬路上的晚归行人，逐渐多了起来，巷子口的为民副食品商店和为民菜市场，也热闹起来。人们要回家做晚饭了。叶紫，不写了，把作业本收拾好，回家去吧。唉，小孩子的眼睛怎么就这么好呢？叶紫，来，再替奶奶穿两根针。好了。赶快回家去吧。替妈妈带妹妹去，小心你妈妈又揪你耳朵。可怜的叶紫，耳朵都给揪大了，活像猪耳朵了。好的是耳朵大福气也大。叶紫啊，天黑了，女孩子，千万不要在外面野了，回家吃晚饭去吧。梧

桐树的冠盖慢慢变得浓重，阴影倾覆在彭刘扬路上，行人的面目模糊了，路灯亮了，夜来了，我这才举步回家。

这是我的日子。我在为民巷的巷子口一天天长大。我们彭刘扬路的街坊邻居是我的阳光空气和水。我人生的印象里头，最清晰的总是他们。我喜欢在人们聊天的絮语声中写作业。我喜欢写着写着，时间就这样地过去，一点感觉不出它的动静。时间它只是我的一件衣服，换换洗洗之中，不知不觉就穿小了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，十年的革命生活方式，这么对付着，也就很快过去了。

一场浩大的革命，最大的变化就是：胭脂碾米厂改名为反修碾米厂。然后，反修碾米厂又改回胭脂碾米厂。我的父母，被革命的暴风骤雨打倒了。然后，又站起来了。雨过天晴，我父母恢复职务，都还是在胭脂碾米厂工作。

3.

我母亲的感觉却和我恰恰相反。她十年的日子，是如此难熬。她的难熬日子里，是无休止地被揪斗，无休止地参加政治学习和无休止地劳动改造。她在家的时间十分短暂，几乎所有的家务，都由我弱小的肩膀勉力承担。她心爱的小女儿，我的妹妹叶爱红，从接生到洗涤尿布，我做了我的年龄做不了的事情。可是，我的母亲，还是把她的难熬，转嫁在我的身上。

“过来！把你的耳朵送过来！”我母亲勃然大怒。我颤抖着，勉强把自己的耳朵送到她面前。她一把揪住，使劲地拉，拽和拧着。我听见了自己的尖叫，活像被宰杀的猪。

“看你还听话不听话！”

“看你还长不长记性！”

我母亲气喘吁吁，嘴唇青紫。她怒吼道：“啊！看你再多嘴多舌！看你再到处乱说！看你再和街坊邻居们厮混！”

“你这个傻子！你知道不知道你的父母，尤其是我，你的母亲，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？有碾米厂和社会上的那么多造反派整我，你还嫌不够啊？你还要让彭刘扬路的街坊邻居一天到晚议论我，耻笑我，羞辱我，要让我日子更加难熬吗？你要害死我吗？”

我母亲一头扑在床上，整个背部剧烈抖动。她最痛苦的时候，总是这样无声地哭泣。在许多年里，无数次，冲进家门，扑倒在床上。我父亲走过去，轻轻拍打她的背部，眼睛落在虚空中，一片茫然。叶祖辉则使劲暗示我。我赶紧给母亲倒一杯开水，端过去，默默等候，以求她息怒。

有一次，我哭喊着分辩：“妈妈，我说你们睡在一起，就是要让他们知道，爸爸并没有提出和你离婚啊。”

“啊！谢谢！谢谢你的此地无银！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爸爸不要我了！耳朵！给我送过来——”

但是事实上，我父亲从来没有不要我母亲。那是谣言。我在辟谣。

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父母，尤其是我母亲的坏话。正好相反，我一直在竭力地维护他们。一直。终身。从小我就明白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，母亲是唯一的。我们